

上海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

黄荣华——主编

唤醒尘世间的上帝

莎士比亚作品选读

司保峰——编注



西方经典名著

特级教师倾力推荐

名校师生阅读互动

莎士比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剧作家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

唤醒尘世间的上帝

莎士比亚作品选读

黄荣华 主编 司保峰 编注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唤醒尘世间的上帝：莎士比亚作品选读 / 黄荣华主

编；司保峰编注.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 11

ISBN 978-7-5473-1521-7

I. ①唤… II. ①黄… ②司… III. ①阅读课—中学

—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9248号

唤醒尘世间的上帝——莎士比亚作品选读

主 编 黄荣华

编 注 司保峰

责任编辑 李梦溪

封面设计 丫 头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 200336

电 话 021-62417400

印 刷 者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8千字

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出版部调换或电话021-62597596联系。

“上海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影响我高中生活的一本好书”

编注委员会名单

主 编 黄荣华

编 委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黄荣华	王希明
	李 邴	司保峰
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顾 岗	沈文婕
华东师大第一附属中学	褚亿钦	
华东师大第二附属中学	江 汇	孙 彧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陈 佳	
建平中学	谢海颖	查 立
进才中学	刘茂盾	王云帆
杨浦高级中学	李 琳	
敬业中学	王飞红	
控江中学	程 刚	
吴淞中学	赵 晖	
行知中学	宋晴晴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青浦分校	葛琪琪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浦东分校	王欣悦	

代总序

“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

“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这是卡夫卡箴言第六条的第一句，也是我写这篇序时想到的第一句话。

还是五年前吧，我们这一群语文老师就想到要编这样一套丛书——“中学生外国文化读本”，最初的念头就是要将西方文化中“人的发展”这一线索，用中学生能较好接受的方式介绍给中学生。现在，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即将出版，在这里借这句话对这套丛书的编注作几点说明。

切入的角度——“文化”

大家都清楚，人有两性：自然性与文化性。对一个人来说，两者密不可分。但与其他动物比，人因为文化性而显出了他的卓尔不群。或者说，人因为有文化而区别于其他动物，由此也可以说文化性即人性，人性即人的文化性。正是从文化与人性关系的角度出发，人们看到了文化对人性发展的意义。因此，我们在编注这套丛书时，期待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经典，述说这些经典对人性发展的影响，进而述说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

选编的线索——“人的发现史”

人们在谈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时，总会谈到两种文化中有关“人的



发现”的问题。在东方，“人”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如“人本”思想，如“博爱”思想，如西方现代性精神的三个重要支点——“开放、自省、反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只是因为封建专制的强大的压制力，这些精神因素不断地被挤压，以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一方面显得很孱弱。

而在西方，“人的发现”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古希腊时期，人与神是模糊不清的，所以无论是神话故事，还是英雄传奇，塑造的神或人都是神人混合或曰人神一体的，像宙斯、阿波罗、雅典娜，像阿喀琉斯、俄底修斯、俄狄浦斯……无不如此。

古罗马时期，人得到了肯定。朗加纳斯在《论崇高》中说：“做庸俗卑陋的生物并不是大自然为我们人类所订定的计划；它生了我们，把我们生在这宇宙间，犹如将我们放在某种伟大的竞赛场中，要我们既做它的丰功伟绩的观众，又做它的雄心勃勃、力争上游的竞赛者；它一开始就在我们的灵魂中植有一种所向无敌的，对一切伟大事物、一切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事物的热爱。因此，即使整个世界，作为人类思维的飞翔领域，还是不够宽广，人的心灵还常常超过整个空间的边缘。”这是西方第一次将“人”提到神的高度，对“人”的尊严给予了肯定与歌颂。

但随着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东罗马帝国的建立，漫长的中世纪来到了，神开始全面统治世界。马克思说，在中世纪，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都从属于神学。此时，世间一切，都成了上帝的词典。人匍匐在神的脚下，成了上帝的奴婢。

14—16世纪，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逐步蔓延到整个欧洲，“人”逐步向中世纪告别，向神告别。特别是在但丁唱响《神曲》100多年之后的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覆灭。一大批学者携带着古希腊的文献与学术资料来到意大利，同时人们在古罗马废墟中发现了大量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艺术珍品。这些学术输入和考古发现一下子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如恩格斯所说：“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

世纪的幽灵消逝了。”于是，达·芬奇、薄伽丘、塞万提斯、培根、莎士比亚……一大批英雄一路高唱“人”的赞歌，终于使“人”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站立起来了。

18世纪，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启蒙”即“照亮”，“启蒙运动”即“光明观念”的运动，即以资产阶级倡导的以个人为目的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原则，反对封建专制、宗教蒙昧，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解放。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是这一运动的杰出代表。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发生的浪漫主义思潮，是西方中世纪与现代意识对话的结果。浪漫主义主张自我表现，崇尚理想主义、想象力和崇高美。雪莱说：“诗是一柄闪着电光的剑，永远没有剑鞘，因为电光会把剑鞘焚毁。”在这一文艺思潮中，人彻底战胜了神，人成了人的最高本质。此后，神再回到人间时，不再是束缚人的力量，不再是救世主，而是人的朋友、亲人、恋人。毫无疑问，雨果是浪漫主义最伟大的代表。

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现实主义思潮，是浪漫主义之后西方又一次重要的文艺思潮。它关注人与人的分离，上层与下层、贫与富的矛盾对立，以强烈的主体性观照现实：由个人到社会，为全社会人寻求发展个性、实现个性的途径；由个性到人道，重视对不同个性的理解与同情，带着魔性（批判性）重新寻找神性（人道）。在这一思潮中，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将“人”引向了人道主义的高峰。

1857年波德莱尔出版《恶之花》之后，西方发生了现代主义运动，至今已历近160年的风雨。现代主义通过不懈的努力，将文学表达由人的情感发展到人的意识、人的全部精神活动，使作品内涵得到了很大的拓展、深化；现代主义从重视对客观世界的主观体验，到把这种体验发展成为作品的“唯一现实”，由此发现人的真正声音往往被历史的声音掩盖、压抑，甚至为历史的声音所吞没。于是，在现代主义作品中，人的意识与人的内心活动的原貌、最真实的原始状态得到了真实、生动的表现。在



这样的探索中,现代主义发现了“人”与世界的分离,发现了“人”与“人”的交流与理解的不可能实现,发现了“人”的不可能完美及其荒诞的绝对真实性,发现了“存在”与“虚无”的统一是“人”的唯一现实。在这样的发现面前,卡夫卡只能感叹:“目标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谓之路者,不过是彷徨而已。”“无论我转向何方,都有黑浪向我扑来。”卡夫卡的感叹几乎影响了此后所有的现代主义作家。

正是在“人的发现史”这一线索上,“中学生外国文化读本”选取了“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这几个重要节点,以期呈现西方文化中“人神不分→神统治人→人告别神→人与人分离→人与世界分离、人与自身分离”这样的文化景观。

推介的期待——“让读者成为一个‘完整’人”

随着现代商品文化对人的控制和西方后现代理论对人性的解构,现在的许多人也包括不少中学生,对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基本信条、价值、秩序表现出厌倦、怀疑,甚至嘲笑的态度,以多元消解中心,以他者消解主体,以相对消解绝对,以变动不居消解永恒,以随心所欲、纷乱无序的生活来消解人性中的美丽,如崇高感、悲剧意识、拼搏精神等。最终,人就在不同意义的碎片中生存,虚无而荒诞,就像洛夫的《唐诗解构》所言一样虚无:“昨日/我偶然穿上这一袭华美的袍/我脱去昨日,留下了袍//今日/我被迫穿上这一袭华美的袍/我脱去今日,留下了袍//明日/我无意中又穿上这一袭华美的袍/我脱去明日,留下了袍//留下了袍子/便留下了虱子/留下了虱子/便留下历史和/痒。”在这样的“解构”中,生活充满着“偶然”“被迫”和“无意”,“袍子”美与不美都一个样,“穿上”与“脱下”都无所谓,因为“袍子”与“虱子”同体,“虱子”和“历史”同体,“历史”和“痒”同体。这样虚无的人生,正是现代人“碎片化人生”的表征。

当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那些永恒的意义被消解,历史就不再有它可“究”的“天人之际”,不再有它可“通”的“古今之变”,更不会有它可“成”

的“一家之言”；现实人生也就不再需要去追问“我为何而活”之类的本质意义，更不需要去思索“我自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白痴”式的永远无法解答的终极之问，只需要“即时”性的“酷”“爽”“超赞”，说“过把瘾就死”还是低端，最高级的是“无可无不可”“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一副“悠然人世中，潇然人世外”的模样。

不难看出，“碎片化人生”与“无信仰”有极深的关联。信仰是有中心的，信仰是一元的，信仰有历史建构的，信仰是有绝对价值的，信仰最终托起人生的整体性意义。若无信仰，生命就一定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即时”挥霍，人就会变为一头为觅食而东奔西突的兽，就会成为与社会失去必然关联的“失忆人”。

当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时代病症”之后，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学生沉溺其中。我们期待，通过积极而有效的引导，使学生有较为完整的阅读，并在阅读中找回失落的信仰，找回人生的整体性意义，“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我们认为，作为一名现代中学生，要“成为一个‘完整’人”，就一定要将“现代”看作人类文明大河的入海口，然后“溯洄从之”，一直抵达大河的发祥地。这样，才可能完整地感受、体察、认识、理解这条大河，真正地感受、体察、认识、理解这条大河的伟大之处、辉煌之所，以及与自己人生的契合之点，从而叹之服之赞之，献身之，皈依之。反之，如果只是站在“现代”这个入海口，没有完整地拥抱文明大河的愿望与行动，那将永远不可能欣赏到大河的真正生命伟力，也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获得这种生命伟力，并以之充盈自己的人生、“完满”自己的人生。

流淌到“现代”的人类文明大河由两大支流汇合而成，一大支流是中华文明，一大支流是外国文明。“中学生外国文化读本”正是要引导读者在外国文明支流上“溯洄从之”，形成较为完整的外国文明概念，获得从“碎片化人生”走向“完整人”的一种推力。也许这种推力极其微小，但我们也乐在其中。

卡夫卡说：“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我们也要说：一



个人的发展的关键性瞬间也是持续不断的。当沉浸于一本好书，为这本好书所激励时，一个人的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瞬间也就出现了。倘若“中学生外国文化读本”能给读者带来这种“关键性瞬间”，我们将感到非常幸福！

黄荣华

2013年6月6日

师生推荐的N个理由

SHI SHENG TUI JIAN DE N GE LI YOU

单元导语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人世间的一切！

莎士比亚唤醒了人世间的上帝！

莎士比亚的剧作永不落幕！

——司保峰

让我们穿越时光，由莎剧中的人物相伴，舞出自己绚丽的人生！

——朱蔚婷

莎士比亚敏锐地捕捉到了人性中最具感染力的爱与美，并通过巧妙的构思和生动的语言在戏剧中的主要人物身上体现。

——屈杨冰洁

这里有人世间的一切

——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亚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司保峰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人世间的一切！

莎士比亚唤醒了人世间的上帝！

莎士比亚的剧作永不落幕！

这是通读《莎士比亚全集》后所带给我的强烈感受。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莎士比亚的作品就像是一面魔镜，映射出人性中的喜怒哀乐贪嗔痴恨爱恶欲，其中既有嫉妒、暴怒、贪婪、虚伪、凶残，也有仁慈、宽容、慷慨、从容，还有人们对真、善、美的不懈追寻。此外，它还折射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法律、军事、风俗、习惯……莎士比亚的作品犹如天风海雨，涛卷霜雪，荡涤着旧日之我的心灵，就像上帝般，“将人打碎，再重塑”。它博大精深，如天堑无涯，它历久弥新，将永不落幕，它与我国的《红楼梦》一样是说不清、道不尽的人世间最伟大的巨著！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末章中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而我认为，能够引发人们赞叹与敬畏之情的应该还有人类历史、文化的星空，其中就包括那些世界级的人文与科技大师，他们如同颗颗明亮的大星，熠熠闪耀。而一旦提起文学巨匠，中国的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国外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就会猛然跃入你的心间，油然而生的敬意就会在你的心头激荡。



一、莎士比亚生平掠影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人物。仰望历史的星空,文艺复兴时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恩格斯称之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期。”在这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运动中,的确涌现了许多“巨人”,而莎士比亚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生于1564年,卒于1616年。他并非朝臣,也非大学才子,本是个受教育不多的乡下青年,出生于英国埃文河边的斯特拉特福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就读过当地的文法学校,学过一些拉丁文、希腊文。25岁左右,他奔赴伦敦,做过杂务,跑过龙套,编过剧本,但很快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28岁时已经誉满伦敦,以至于当时的大学才子派剧作家格林也不无嫉妒地讥嘲他是“用我们的羽毛美化了的暴发户乌鸦”和“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后来,莎士比亚与贵族和女王的宠臣过往甚密,其剧团也得到庇护,他也成为“环球剧院”的股东之一。他于1613年荣归故里,1616年在家乡去世。七年之后,才由戏剧界的友人搜集其遗作,出版了第一部莎士比亚戏剧集,即“第一对折本”。他的一生,创作了至少两首长诗、154首十四行诗、37部剧本和若干其他题材的短诗。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剧作家和人文主义杰出代表,他的作品也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四百多年来对世界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可谓无与伦比。

无数伟人、名人的赞誉证明了他在世界戏剧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马克思“无限制地赞赏莎士比亚,他对莎士比亚有深邃的研究。他无一例外地了解莎士比亚的人物”。此外,马克思还认为,“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是任何时代都最伟大的两位戏剧天才”。歌德也称赞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说:“莎士比亚是戏剧界的荷马。”本·琼生称之为“时代的灵魂”,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查尔斯·兰姆则说,莎士比亚的剧作“永不落幕”……

二、莎士比亚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英文为 Renaissance，意为“再生”“复兴”。由意大利艺术世家乔治奥·瓦萨里提出，他认为，艺术和文化在中世纪已经死亡，后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将其唤醒。伏尔泰则认为，文艺复兴的意义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造。雅各布·布克哈特则认为，文艺复兴的重要意义在于“人的发现”。

“文艺复兴”既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又代表一个伟大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是发生在欧洲 14 至 16 世纪的一场伟大的社会革新运动，其精神实质则是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文化、学术、宗教改革运动。在此之前，欧洲纵然经历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其中的古希腊神话和戏剧、荷马史诗、古罗马戏剧和史诗甚至成为后来欧洲文艺的源头，但随之而来的公元 5 世纪到 15 世纪的欧洲中世纪仍然给欧洲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尤其是 5 到 10 世纪的“黑暗时期”，几乎将欧洲文明摧残殆尽。而教会和神学则大行其道，使得当时的学术、教育等几乎全都为宗教服务。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科学成为“宗教的仆人”，仿佛一切真理都集于《圣经》……由此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圣经文化中全知全能的上帝，“神”的地位都是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他们承受着世间臣民的顶礼膜拜，而“人”的形象则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人只能虔诚地或是无奈地匍匐于神灵的脚下……

而这一切，都将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得以改变。15 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扩大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展示了一片崭新的宽广的天地。人们开始觉悟到自己无限的潜力、智慧和才能，也开始关心个人权利、需求、能力、思想和美德。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发现，人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人们需要那些适合“人”的文化、学术和宗教以及生活的准则，开始研究有关人的学术、文化，进一步发展人的智慧、能力，发现人的



古希腊哲学家普鲁泰古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较早期地肯定了人和人性。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说：“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说：“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英国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说：“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些对于“人”的认识都是一脉相承的，“人文主义”也应运而生。

三、莎士比亚与“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作家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的著作中，意思是指“人性”和“万物之灵”。人文主义者倡导：1. 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提倡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2. 提倡个性自由和平等，反对神权和专制。3. 提倡现实生活和享受，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4. 提倡科学和理性，反对愚昧主义和神秘主义。总之，人文主义者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要求人们从封建神学观念的重重束缚中摆脱出来，追求个人的权利和幸福，满足个人的要求和欲望。

莎士比亚作品大都渗透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充分体现了他“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

1590年至1600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一时期，主要创作了喜剧、历史剧和诗歌。莎士比亚的喜剧不但嘲笑一些低贱、庸俗、恶劣、陈腐、保守、落后的事物，也敢于揭示生活中一些错误的、不合理的现象，肯定了女性的解放和女性追求爱情幸福的权利，这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莎士比亚的喜剧还讽刺、批判了封建家长专横暴力以及当时保守的社会习俗，也以人文主义道德为基础，赞美了理想化的友谊和爱情生活，提倡两性平等、自由恋爱，崇尚纯洁、忠贞的爱情。如

《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皆大欢喜》《无事生非》《温莎的风流娘们儿》《威尼斯商人》等剧中，女人是以和男人平等的“人”的身份出现，她们智勇双全，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敢于为了争取权利而抗争，并最终战胜了邪恶与苦难，获得了友谊和爱情，取得了胜利。莎士比亚笔下流光溢彩的女性形象，都不再是中世纪文学里的玩偶，而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的大写的人。在他的悲剧作品中，莎士比亚更是张扬人文主义思想，歌颂人文主义理想，展示人文主义的理想同黑暗现实的冲突和斗争，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九部历史剧中，《理查三世》《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水平更高，成就更大，堪为代表。其历史剧揭露和批判了暴君的冷酷和凶残，但又描写了君王性格中善良仁慈的一面，表达剧作者寄希望于道德改善，向往明君、仁政的人文主义理想。如理查二世虽魁伟却不够坚毅，也缺乏聪明才干，排斥功臣，放逐贵族，最终被逼退位，揭示了喜好杀戮的暴君必然灭亡这一道理，表明了作者人文主义的思想。亨利四世虽通过非法手段继位，但精明老练，能使得国家安定，却无法遏制贵族们的叛乱，在战争中其子哈利王子，也就是后来的亨利五世，大获全胜。这个浪荡公子很快成长为一位治国安邦的贤君明主，可以说是莎士比亚心目中理想的君王。他宽厚仁慈，机智勇敢，亲贤臣，远小人，平内乱，御外侮，在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都显示了过人的才能。此外，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洋溢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表达了他反对封建割据、追求国家统一的人文主义理想。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个时期是1601年至1608年，这一期间的喜剧如《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属》《一报还一报》已经丧失了先前的欢乐气氛，充满了背叛等罪恶因素，而其悲剧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大多对人性作了深入的探讨，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歌颂正义和理性。如同有的论者所说，在剧中他对嗜杀、骄奢、贪婪、虚伪、欺诈、狂暴、凶恶、纵欲、金钱至上，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当然，也对理想人物的“公平、正直、节俭、镇定、慷慨、坚毅、仁慈、



谦恭、宽容、勇敢、刚强”等优秀品德进行了热烈颂扬和尽情赞美。莎士比亚采取曲折的故事情节，沿用希腊悲剧英雄的命运模式，来博取叹息、怜悯与尊敬。忧郁软弱的哈姆莱特，野心勃勃、权欲熏心的麦克白，轻信、嫉妒的奥瑟罗，刚愎自用的李尔王，令人扼腕叹息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正是他们的人性弱点，导致了他们的毁灭，他们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人或者说人的性格和心理是莎翁悲剧的着眼点和归宿。而这些也正是人文主义所探讨和关心的问题。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三个时期是1609年至1613年，其主要作品是传奇剧《辛白林》《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等。这一时期的作品既没有第一时期喜剧的那种充满青春气息的愉悦、欢快图景，也没有第二时期悲剧的阴郁氛围，而是进入了一种神话般美丽的浪漫的理想境界，这一世界往往是海外仙山。莎士比亚把人文主义理想寄托在了神秘主义和未来的乌托邦式的世界之中，如《暴风雨》就倡导宽恕和谅解，希望能通过道德感化的方式来改造人类，达到止恶扬善的目的。

因此，可以这么说，莎士比亚不是属于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国家和哪一个时代的，而是属于全世界和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无论是他的悲剧、喜剧、历史剧，还是十四行诗，无不包含着人文主义思想。

四、莎士比亚与“莎士比亚化”

莎士比亚所取得的成就无愧于他的民族、国家和时代。他是英国的，又是世界的。他是新诗剧的创立者和完善者；他能够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使得旧剧本具有新颖而深刻的意义；他最熟悉各种题材的戏剧，也最懂得演员和观众；他善于创造人物，马克思、恩格斯用“莎士比亚化”来高度评价他的创作原则，即不从抽象的概念而从现实生活出发，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去塑造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普希金也称赞他说：“莎士比亚所创造的角色，是活生生的人类的典